

韩仁均◎著

MY SON HANHAN

儿子韩寒

万卷出版公司

韩仁均◎著

MY SON JAHN-JUAN

儿子韩寒

南方出版公司

© 韩仁均 2008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儿子韩寒/韩仁均著.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8.5
ISBN 978-7-80759-204-4

I .儿… II .韩… III 韩寒—生平事迹 IV .K8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57145号

出版发行: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 刷 者: 沈阳天择彩色广告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 数: 124千

印 张: 6.75

出版时间: 2008年5月

印刷时间: 2008年5月

责任编辑: 邢和明

特约编辑: 刘 莉

装帧设计: 余一梅

ISBN 978-7-80759-204-4

定 价: 19.8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442

邮购热线: 024-232844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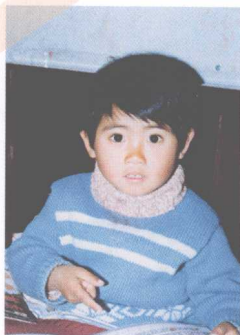
传 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mail.lnpgc.com.cn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 韩寒周岁时



← 1986.3.20



1987.2.13: 韩寒第一天上幼儿园
(右一为韩寒)



1986年10月



← 1987.6.23

《养狗悲欢》里的第一条小黄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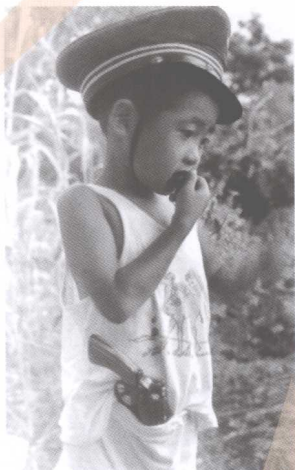




← 韩寒和爷
爷、奶奶、
曾祖母



韩寒5周岁生日1987年9月23日
那天10时10分正好遇到日环食



1987.8.15

韩寒在写粉笔字。摄于1990年
5月28日



韩寒出生百日时



韩寒DF相机拍的农村过年爆米花情景





1982年7月8日拍于黄山的“合家欢”，
那时韩寒负两个半月大，但当时他已经叫
韩寒了。

序

我爸爸这本书其实已经出版了很多年，其实这个序应该是第一版的时候就写，但当时为了避嫌，所以没有写。在国内看来，父亲出一本书写自己的儿子，无论写的多好都是不好的。当时是上海人民出版社邀请父亲写这么一本书，我父亲一直很喜欢写作，写得也很好，可以说我现在写东西就是受了他的影响。事隔多年以后，我觉得还是应该写这个序，因为避你妈的嫌。

在几年前的一天里，我终仔细地翻看这本书，觉得可以为大家写下这个序。我相信看完此书的人自有公道的评价。

是为序。



目 录 contents

还没出生的时候，他就叫韩寒	001
小学从没得过“双百分”	003
丢三落四	007
“培养”心理承受能力	012
一场车祸	017
养狗悲欢	024
在读初中的日子里	031
一个人的潜能	038
重要的是证明自己——关于新概念复赛	044
课堂上写出《三重门》	051
从留级到休学	058
第一次出远门	069
文章好就是真的好	077
《求医》出现在试卷里	083
先到老师那儿去搞素质教育	091
文章要有思想	097
媒体关注	105
有感于学生关注韩寒	115

目 录 contents

关于“韩寒现象”大讨论	126
遭遇盗版	133
我们没有培养韩寒	139
签名售书和南京风波	145
关于创新教育	151
开放起跑线	158
不是后记	164
关于木木	168
关于盗版和伪本	174
关于狙击手	178
关于官司	188
关于赛车	203
韩寒档案	206

还没出生的时候，他就叫韩寒

虽然名字只是一个人的符号，但我还是觉得我的“符号”过于普通，于是我为自己取了个很得意的笔名：韩寒。

如果我当年真的用了“韩寒”这个名字的话，那么现在的“韩寒”也就不成其为“韩寒”了，也就不可能出现一个“韩寒现象”了。

也不知怎么搞的，我忽然觉得我有点舍不得用掉这个我为之很得意的名字，我要把它当做一笔“财产”——不管它值不值钱——送给我的儿子或者女儿。

当时，韩寒的母亲正怀着孩子。我们还不知道未来的韩寒到底是儿子还是女儿，不过我们决定，不管孩子是男的还是女的，他（她）都叫韩寒，韩寒对他（她）都适用。

后来一直有人问我：韩寒是不是生于寒冷的冬天？

我说不是，韩寒与寒冷和冬天无关。

韩寒生于1982年9月23日早晨。

韩寒母亲挺想要个儿子。当她听到孩子的第一声哭声很响亮时，不等医生、护士告诉，她就知道是儿子了。她当时很满足，好像所有的痛苦都有了一个丰厚的回报。

当护士“处理”好韩寒，抱给我看时，我很失望：难道这就是我的儿子？别看韩寒现在像模像样的，但当时襁褓中的韩寒皮肤绯红，双眼紧闭，额上长满黑茸茸的胎毛，整个头部上边小下边大，而且鼻梁也似乎有点塌，整个儿一个丑小鸭。

但他再丑，“韩寒”的名字也只能给他了，一则这是事先定了的，二则父不嫌儿丑嘛，慢慢地总会看顺眼的。

于是，“韩寒”就成了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就成了“韩寒”。

而且，就像我们当初和谁家换错了一个婴儿似的，韩寒也真的越长越“顺眼”了。

后来，当人们知道韩寒不是生于寒冷的冬天而是生于气候适宜的秋天后，又问我：“韩寒”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叫“寒”？

我说没什么意思，也不为什么，只是好记、好叫，省得人家再起个小名了。

小学从没得过“双百”分

我的老家在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韩寒的童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

你也许在电视里或者什么地方看到过小狗认字的游戏。韩寒小的时候，我们也跟他玩过类似的认字游戏。

还在韩寒不会讲话的十个月大时，我们把“上、中、下、大、小”等写成一些硬纸片，然后教他认字。后来我们问他“上海的上是哪一个”，他就指“上”的卡片，问“下”，就指“下”的卡片。把卡片弄乱，他也不会指错。我们觉得很好玩。

韩寒的外婆家住在亭林镇上的一处老街上。老街挺老，居民家没有卫生设施，镇上有一个叫清洁所的部门，类似现在的保洁公司，每天为居民家倒马桶，倒好后就把各家的马桶晾在沿街的墙壁边上。韩寒的外公在一处墙壁上写了这么几个字：此地不准放马桶。韩寒小时候到外婆

家去，大家就好玩地教韩寒认字：此地不准放马桶。几次一来，韩寒居然记住了这几个字，问他“马”是哪个字，他不会指“桶”。

这时我们意识到这样教下去不行，会教歪他的，到以后正式读书时纠正不过来就麻烦了。再说识字一多以后，读书时没了新鲜感，可能会产生厌学情绪。于是，我们觉得不能再教了，也就不再教他认字。

韩寒小学就读于亭林镇中心小学。当时韩寒这个年级共开设四个班级。分班前，韩寒母亲要我去找找，人，让韩寒分到一个教师力量强一点的班级。我不喜欢这么做，对韩寒母亲说：关键在孩子自己，如果他行的话，那么到谁的班级都会读得好；如果他自己不行，那么再好的老师也没用。我没有去找人。韩寒就被随便地分在一个班级里，并没有到一个很多家长都想让孩子去的班级。

读一年级时，一次他母亲到学校去接他。

还没放学，他母亲就和其他家长一起在教室外面看他们上课。

当时正在上语文课，老师在教学生用“山”字组词。大家纷纷举手发言，学生们把“山”分别组成了“上山”、“下山”、“土山”和“高山”这四个教材上“指定”的词。这时，韩寒举起了小手，他母亲紧张得连大气都不敢出，目不转睛地盯着。老师叫他起来，韩寒说出了一个书上没有的词——“金山”，就是我们当时的县名。

他母亲终于松了口气。

别看现在韩寒老是和应试教育作对，可小时候却对分数十分认真。一年级期末考试，韩寒语文得99分，原因是他把“一座桥”写成了“一坐桥”，老师批错，扣了1分。韩寒不服，居然去找老师论理，讲字典上讲的可以这么用。后来当场查《新华字典》，在这个用法上，两字果然相通，老师对他大大地鼓励了一番。

当时韩寒的数学成绩也不错，一次他回家悄悄地对他母亲说：妈妈，你别说出去，今天数学老师亲我了。小的时候，他长得很讨人喜欢，但老师亲学生并不多见。

由于他思维活跃，“知识面”相对较广，所以当时班级里逢上公开课，韩寒就常常成为被老师叫起来发言的重点对象。

初识汉字以后，韩寒就开始像模像样地看起了《故事大王》等刊物。韩寒从小就一个人睡一个房间。当时我们要求他晚上八点钟睡觉，可他根本不按时睡觉，钻在被窝里看书。有时我们把书没收掉，但等我们睡着了，他又拿书偷看。不可否认，看书对拓宽思路确有帮助。二三年级的时候，韩寒写作文就开始“虚构”情节，他似乎从未为许多小朋友都感到头痛的写作文头痛过。

应该说，韩寒的天资并不笨，但他的分数一直没能跻身班级最好的行列，只是中间偏上一点，从没得过让家长引以为自豪的数学、语文“双百”分。问问他，都说

会做，包括做错的，也说会。当时我想，只要懂就行，在分数方面也就没有对他有很高的要求。

我们也不限制他看电视。韩寒小时候非常喜欢看《唐老鸭和米老鼠》和《成长的烦恼》。当然，我们也挺喜欢这两部片子，常常是一起看得乐不可支。《成长的烦恼》，我们还录下了好几集，以后韩寒经常拿出来放上几集。就像后来他喜欢看钱钟书的《围城》，家里的那本《围城》被他翻得破旧不堪。小学的时候，韩寒经常“创作”一些笑话，并在《故事会》和《故事大王》上发表过几则小幽默和笑话。这可能与平时一些课外书籍和电视等文化的熏陶有一定的关系。

丢三落四

韩寒从小就有一些我们觉得很不好的习惯，就是丢三落四、粗心、“马大哈”，对许多事情都不太上心。有些事情我们跟他说时，他“嗯”得好好的，我们以为他听进去了，可事后他会一点都不知道——事实上他当时根本没有听进去。

现在韩寒出门，我们说得很多的一句话就是要他保管好东西，别弄丢了。韩寒读初中住到朱泾镇后，就丢失过不下十把钥匙。我每次配钥匙都是几套一配的，弄得我成了那位配钥匙师傅的大客户了。一天晚上，我和他母亲因老家有事回了亭林，谁知这天韩寒正好丢了钥匙，结果这天他在房门外的楼梯上蜷缩了一夜。当时想想心里很不忍，后来又想：让他吃点粗心大意的苦头也有好处，让他知道粗心是要付出代价的。

韩寒的文具用品也经常丢失，课本和作业经常找不

到。有时买了东西，却根本到不了家里。一次好不容易凑满一元五角买了一份《南方周末》，结果到家里发觉根本没有拿报纸——当时只顾了凑钱，并且为终于凑满了钱而高兴。韩寒后来休学后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到北京去时，我们以为他会丢失许多随身带的生活用品的，心想只要人能平安回来就好，谁知他倒是一样东西都没有丢失。

韩寒喜欢乱扔东西。从小，他玩到哪里，就把东西放到哪里，甚至把自行车随便停到哪里。所以一到晚上，总有邻居把韩寒扔在那里的衣服、玩具等东西送回家来。就是现在在家里，他手机丢得一时找不到了，就打电话找自己的手机，于是手机有时在被窝里叫，有时在书堆里响。小时候，他的零用钱也乱扔。一次，我在修剪屋前的冬青树时，在树叶间发现了两张十元的人民币。这当然不会是谁暗中给了我工钱。我感到很好奇，便去问韩寒。这事除了韩寒不会是别人干的。果然，韩寒说，怪不得他后来想来想去想不起那二十元钱到哪里去了。我问他为什么把钱“藏”到了那里，韩寒说他没藏，可能是当时正好拿了钱去买东西，忽然遇到了大人，或者是忽然想起要做一件事，便随手把钱往那儿一“放”，事后就忘了。等想起要用那笔钱时，就再也记不得放在哪里了。

上初中时，有一天韩寒骑着自行车去上学。到学校门口的时候，正在值日的语文老师把他叫住，问：韩寒，你的书包呢？韩寒朝自行车书包架上一看，空的。原来忘了